



宋史

十三

列傳十一至十六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2
9



文庫 11
D 272
9

宋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十一

宗室



蘇州府志

蘇州府志

長沙景王道憐高祖中弟也初為國子學生謝琰為徐州命為從事史高祖克京城進平京邑道憐常留家侍慰太后桓玄走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除員外散騎侍郎尋遷建威將軍南彭城内史時北青州刺史劉該反引索虜為援清河陽平二郡太守孫全聚眾應之義熙元年索虜託坂開遣偽豫州刺史索度真大將軍斛斯蘭寇徐州攻相縣執鉅鹿太守賀申進圍寧朔將軍羊穆之於彭城穆之告急道憐率眾救之軍次陵柵斬全進至彭城真蘭退走道憐率寧孟龍驤將軍孔隆及穆之等追真蘭走奔相城又追躡至光水溝斬劉該虜眾見殺及赴水死畧盡高祖鎮京口進道

宋書卷五十一

一

010190559250

憐號龍驤將軍又領堂邑太守戍石頭明年加使持節監征蜀諸軍事率冠軍將軍劉敬宣等伐譙縱而文處茂溫祚據險不得進故不果行以義勲封新興縣五等侯四年代譚葛長民爲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將軍內史如故猶戍石頭時鮮卑侵逼自彭城以南民皆保聚山陽淮陰諸戍竝不復立道憐請據彭城以漸修荆朝議以彭城縣遠使鎮山陽進號征虜將軍督淮北軍郡事北東海太守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如故以破索度真功封新渝縣男食邑五百戶從高祖征廣固常爲軍鋒及城陷慕容超將親兵突圍走道憐所部獲之加使持節進號左將軍七年解并州加北徐州刺史移鎮彭城八年高祖伐劉毅徵爲都督兗青二州晉陵京口淮南諸軍郡事兗青州刺史持節將軍太守如故還鎮京口九年甲仗五十人入殿以廣固功改封竟陵縣公食邑千戶減先封戶邑

之半以賜次子義宗十一年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明年討司馬休之道憐監留府事甲仗百人入殿江陵平以爲都督荆湘益秦寧梁離七州諸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北府文武悉配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爲多諸鄙拙高祖雖遣將軍佐輔之而貪縱過甚畜聚財貨常若不足去鎮之日府庫爲之空虛高祖平定三秦方思外畧徵道憐還爲侍中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守尚書令徐兗二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元興元年解尚書令進位司空出鎮京口高祖受命進位太尉封長沙王食邑五千戶持節侍中都督刺史如故永初二年朝正入住殿省先是廬陵王義真爲揚州刺史太后謂上曰道憐汝布衣兄弟故宜爲揚州上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多非道

憐所子太后曰道憐年出五十豈當不如汝十歲兒邪上曰車士雖爲刺史事無大小悉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后乃無言車士義真小字也三年春高祖不豫加班劔三十人時道憐入朝留司馬陸仲元居守刀達子彌爲亡命率數十人入京城仲元擊斬之先是府史陳狔告彌有異謀至是賜錢二十萬除縣令五月宮車晏駕道憐疾患不堪臨喪六月薨年二十五追贈大傅持節侍中都督刺史如故祭禮依晉太宰安平王故事鸞輅九旒黃屋左纛輜輶挽歌二部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劔百人太祖元嘉九年詔曰古者明王經國司勳有典平章以馭德刑班瑞以疇功烈銘徽庸於鼎彝配祫祀於清廟是以從饗先王義存商誥祭於太蒸禮著周典自漢迄晉世崇其文王猷旣昭幽顯咸秩先皇經緯天地撥亂受終駿命爰集光宅區宇雖聖明淵運

三靈允協抑亦股肱翼亮之勤祈父宣力之效故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京口諸軍事太傅南徐兗二州刺史長沙景王故侍中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華容縣開國公弘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豫州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永脩縣開國公道濟故將軍青州刺史龍陽縣開國侯鎮惡或履道廣流秉德冲邈或雅量高劭風鑒明遠或識唯知正才畧開邁咸文德以熙帝載武功以隆景業固以侔蹤姬旦方軌伊邵者矣朕以寡德纂戎鴻緒每惟道勲思遵令典而太常未銘從祀尚闕鑒寐欽屬永言深懷便宜敬是前式憲茲嘉禮勒功天府配祭廟庭俾示徽章垂美長世茂績遠猷永傳不朽道憐六子義欣義慶義融義宗義賓義綦義欣嗣

右疑左
右疑性

為員外散騎侍郎不拜歷中領軍征虜將軍青州刺史魏郡太守
將軍如故成石頭元嘉元年進號後將軍加散騎常侍三年以本
號為南兗州刺史七年到彥之率大眾入河義欣進彭城為眾軍
聲援彥之退敗青齊搔擾將佐慮寇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
堅志不動遷使持節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豫州刺史將軍如故
給鼓吹一部鎮壽陽于時土境荒毀人民彫散城郭頽敗盜賊公
行義欣綱維補緝隨宜經理劫盜所經立討誅之制境內畏服道
不拾遺城府庫藏並皆完實遂為盛藩疆鎮時淮西江北長吏悉
敘勞人武夫多無政術義欣陳之曰江淮右右土墉民踈頃年以
來荐飢相襲百城彫弊於今為甚緩牧之宜必俟良吏勞人武夫
不經政術統內官長多非才授東南殷實猶或簡能况賓接荒垂
而可輯繁頓闕願敕選部必使任得其人庶得不勞而治苟陂良

田萬餘頃堤塌久壞秋夏常苦旱義欣遣諮議參軍殷肅循行脩
理有舊溝引渾水入陂不治積久樹木榛塞肅伐木開榛水得通
注旱患由是得除十年進號鎮軍將軍進監為都督十一年夏入
朝太祖厚加恩禮十六年薨時年三十六追贈散騎常侍征西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刺史如故謚曰成王子悼王瑾字彥
瑜官至太子屯騎校尉三十年為元凶所殺世祖即位追贈散騎
常侍子粲早夭粲弟纂字元績嗣官至步兵校尉順帝昇明二年
薨會齊受禪國除瑾弟祗字彥期大明中為中書郎太宰江夏王
義恭領中書監服親不得相臨表求解職世祖詔曰昔二王兩謝
俱至崇禮自今三臺五省悉同此例太宗初為南兗州刺史都官
尚書謀應晉安王子勛為逆伏誅祗弟楷秘書郎為元凶所殺追
贈通直郎楷弟瞻晉安太守與子勛同逆伏誅瞻弟韞字彥文步

兵校尉宣城太守子勛爲亂大衆屯據鵲尾攻逼宣城于時四方
牧守莫不同逆唯韞棄郡赴朝廷太宗嘉其誠以爲黃門郎太子
中庶子侍中加荆湘州南兗州刺史吳興太守侍中領左軍將軍
又改領驍騎將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侍中領右衛將軍改領左
衛將軍散騎常侍中領軍昇明二年謀反伏誅韞人才凡鄙以有
宣城之勲特爲太宗所寵在湘州及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
簿羽儀常自披玩嘗以此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
不解畫者指韞形像問曰此何人而在輦上韞曰此正是我其庸
鄙如此韞弟弼武昌太守亦與子勛同逆伏誅弟鑿員外散騎侍
郎蚤卒鑿弟勳字彥齋侍中吳興太守後廢帝元徽元年卒勳弟
顯字彥明侍中左衛將軍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未拜元徽四年卒
追贈右將軍顯弟述東陽太守黃門郎與從弟秉同逆事敗走白

弟上疑脫

山追會伏誅義順弟義慶出繼臨川烈武王道規義慶弟義融承
初元年封桂陽縣侯食邑千戶凡三子爲侯者食邑皆千戶義融
歷侍左衛軍領太子中庶子五兵尚書領軍有質幹善於用短楯
元嘉十八年卒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恭侯子孝侯覬嗣官至太子
翊軍校尉爲元凶所殺世祖卽位追贈散騎常侍無子弟襲以子
晃繼封昇明二年與員外散騎侍郎安成戢仁祖荒人王武連羽
林副彭元儁等謀反國除襲字茂德太子舍人安成太守晉安王
子勛爲逆襲據郡距之勛遣軍攻圍不能下太宗嘉之以爲郢州
刺史封建陵縣侯食邑五百戶建陵縣屬蒼梧郡以道遠改封臨
澧縣侯太始六年卒於中護軍追贈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
忠侯襲亦庸鄙在郢州暑月露暉上聽事綱紀正伏閤怪之訪問
乃知襲子晃嗣昇明二年改封東昌縣侯與兄晃俱伏誅襲弟彪

懷慶
史作懷珍

秘書郎弟寔太子舍人並早卒寔弟爽海陵太守義融弟義宗幼
為高祖所愛字曰伯奴賜爵新渝縣男永初元年進爵為侯歷黃
門侍郎太子左衛率元嘉八年坐門生杜德靈放橫打人還第內
藏義宗隱蔽之免官德靈雅有姿色為義宗所愛寵本會稽郡吏
謝方明為郡方明子惠連愛幸之為之賦詩十餘首乘流遵歸渚
篇是也又為侍中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
二十一年卒追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謚曰惠侯愛士樂施兼好文
籍世以此稱之子懷侯玠嗣琅邪秦郡太守為元凶所殺追贈散
騎常侍無子弟秉以子承繼封秉字彥節初為著作郎歷羽林監
越騎校尉中書黃門侍郎太宗泰始初為侍中頻徙左衛將軍丹
陽尹太子詹事吏部尚書時宗室雖多材能甚寡秉少自砥束甚
得朝野之譽故為太宗所委五年出為前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

守不拜還復本任復為侍中守秘書監領太子詹事未拜遷使持
節都督南徐兗豫青冀六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徐州刺史加散
騎常侍後廢帝即位改都督郢州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
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未拜留為尚書左僕射參選元
徽元年領吏部加兵五百人尋領衛尉辭不拜桂陽王休範為逆
中領軍劉劭出守石頭秉權兼領軍將軍所給加兵自隨入殿二
年加散騎常侍丹陽君解吏部封當陽縣侯食邑千戶與齊王袁
粲褚淵分日入直決機事四年遷中書令加撫軍將軍常侍尹如
故順帝即位轉尚書令中領軍將軍如故時齊王輔政四海屬心
秉知鼎命有在密懷異圖袁粲鎮石頭不識天命沈攸之舉兵反
齊王入屯朝堂粲潛與秉及諸大將黃回等謀欲作亂本期夜會
石頭旦乃舉兵秉素恒怯騷動擾不自安再舖後便自丹陽郡車

南史承作

南史無謀

載婦女盡室奔石頭部曲數百赫奕滿道既至見粲粲驚曰何遽
便來事今敗矣秉曰今得見公萬死亦何恨從弟中領軍韞直在
省內與直閣將軍卜伯興謀其夜共攻齊王會秉去事覺齊王夜
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韞韞已戒嚴敬則率壯士直前韞左右皆
披靡因殺之伯興亦伏誅粲敗乘踰城出走於額檐湖見禽與二
子承侯並死秉時年四十五秉妻蕭氏思話女也元徽中朝廷危
殆妻常懼禍敗每謂秉曰君富貴已足故應為兒子作計年垂五
十殘生何足恡邪秉不能從秉弟誤奉朝請讓弟遐字彥道亦奉
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與嫡母殷養以雲敷私通殷每禁之殷暴病
卒未大殮口鼻流血疑遐潛加毒害為有司所糾世祖徙之始安
郡永光中得還太宗世歷黃門侍郎都官尚書吳郡太守兄秉既
死齊王遣誅之遐人才甚凡自諱名常對賓客曰孝武無道枉我

殺母其頑駭若此秉當權遐累求方伯秉曰我在用汝作州於聽
望不足遐曰富貴時則云不可相關從坐之日為得免不至是矣
死焉義宗弟義賓元嘉二年封新野縣侯六年以新野荒故改封
興安縣侯黃門郎秘書監左衛將軍位至輔國將軍徐州刺史二
十五年卒追贈後將軍謚曰肅侯子惠侯綜嗣卒子憲嗣昇明二
年齊受禪國除綜弟琨晉平太守義賓弟義綦元嘉六年封營道
縣侯凡鄙無識知每為始興王濬兄弟所戲弄濬常謂義綦曰陸
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
何忽見苦其庸塞可笑類若此歷右衛將軍湘州刺史孝建二年
卒贈平南將軍謚曰僖侯子長猷嗣官至步兵校尉昇平三年卒
齊受禪國除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高祖少弟也少儻有大志高祖奇之

與謀桓玄時桓弘鎮廣陵以爲征虜中兵參軍高祖克京城道規亦以其日與劉毅孟昶共斬弘收衆濟江進平京邑玄敗走晉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以道規爲振武將軍義昌太守與劉毅何無忌追玄玄西走江陵留郭鈴何澹之等固守益口義軍旣至賊列艦距之澹之空設羽儀旗幟於一舫而別在它船無忌欲攻羽儀所在衆悉不同曰澹之必不在此舫雖得無益也無忌曰澹之不在此舫固不須言也旣不在此則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可禽也禽之之日彼必以爲失其軍主我徒咸謂已得賊帥我勇而彼懼懼而薄之破之必矣道規喜曰此名計也因往彼攻之卽禽此舫因鼓譟倡曰已斬何澹之賊徒及義軍並以爲然因縱兵賊衆奔敗卽克益口進平尋陽因復馳進遇玄於晴嶸洲道規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衆並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

我寡強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懼怯加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昔光武昆陽之戰曹操官渡之師皆以少制多共所聞也今雖才謝古人豈可先爲之弱因麾衆而進毅等從之大破玄宣郭鈴與玄單舸走江陵不復能守欲入蜀爲馮遷所斬義軍遇風不進桓謙桓振復據江陵毅留巴陵道規與無忌俱進攻桓謚於馬頭桓蔚於寵洲皆破之無忌欲乘勝直造江陵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群小皆爲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勝且可頓兵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不克也無忌不從果爲振所敗乃退還尋陽繕治舟甲復進軍夏口僞鎮軍將軍馮該戍夏口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桓仙客守偃月壘於是毅攻魯城道規無忌攻偃月並克之生禽仙客山圖其夕該遁

走進平巴陵謙振遣使求割荆江二州奉歸晉帝不許會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攻襄陽偽雒州刺史桓蔚走江陵宗之進至紀南振自往距之使桓謙留守時毅道規已次馬頭馳往襲謙奔走即日克江陵城振大破宗之而歸聞城已陷亦走無忌翼衛天子還京師道規留夏口江陵之平也道規推毅爲元功無忌爲次功自居其末進號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如故時荊州湘江豫猶多桓氏餘燼往往屯結復以本官進督江州之武昌荊州之江夏隨郡義陽綏安豫州之西陽汝南潁川新蔡九郡諸軍事隨宜剪撲皆悉平之以義勲封華容縣公食邑三千戶遷使持節都督荆寧秦梁巖六州司州之河南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將軍如故辭南蠻以授殷叔文叔文被誅乃復還領善於爲治刑政明理士民莫不畏而愛之劉敬瑄征蜀不克道規以督統降爲建威將軍盧循寇逼京邑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彥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爲賊黨荀林所破循卽以林爲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陵揚聲云徐道覆巴克京邑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爲荊州刺史厚加資給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正與林會林屯江津謙軍枝江二寇交逼分絕都邑之間荆楚旣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雒州刺史魯宗之率衆數千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馬迎之宗之感悅衆議欲使檀道濟到彥之與宗之共擊道規曰盧循攤隔中流扇張同異桓謙荀林更相首尾人懷危懼莫有固心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自行其事不決乃

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率諸軍攻謙諸將佐皆固諫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荀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差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諸君不失兵機耳荀林愚豎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反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解南蠻校尉印以授咨議參軍劉遵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大敗單舸走欲下就林追斬之還至浦口林又奔散劉遵率軍追林至巴陵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咸欲謀爲內應至是參軍曹仲宗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於是大安進號征西將軍先是桓歆子道兒逃于江西出擊義陽郡與廬循相連結循使蔡猛助之道規遣參軍劉基破道兒於太薄臨陳斬猛徐道覆率衆三萬奄至破冢魯宗之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

南史無蕭氏口也

道規已平京師遣道覆上爲刺史江漢士庶感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爲游軍自距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激揚三軍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益口初使遵爲游軍衆咸云今彊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割削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軍之力衆乃服焉遵字慧明臨淮海西人道規從母兄蕭氏也官至右將軍宣城內史淮南太守義熙十年卒追贈撫軍將軍追封監利縣侯食邑七百戶道規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固辭俄而寢疾改授都督豫章江二州揚州之宣城淮南廬江歷陽安豐堂邑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如故以疾不拜八年閏月薨于京師時年四十三追贈侍中司徒加班劍二十人謚曰烈武公平桓謙功進封南郡公邑五千戶高祖受命贈大司

馬追封臨川王食邑如先道規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義慶爲
嗣初太祖少爲道規所養高祖命紹焉咸以禮無二繼太祖還本
而定義慶爲荊州廟主當隨往江陵太祖詔曰褒崇道勲經國之
盛典尊親追遠因心之所隆故侍中大司馬臨川烈武王體道欽
明至德淵邈叡哲自天孝友光備爰始協規則翼贊景業陵威致
討則克剪梟鯨逮妖逆交侵方難孔棘勢踰累碁人無固志王神
暮獨運靈武宏發輯寧內外誅覆群凶因已化被江漢勲高微管
遠猷侔於二南英雄邁於兩獻者矣朕幼蒙殊愛德蔭特隆豐恩
慈訓義深情戚永惟仁範感慕纏懷今當擁移寢祐初祀西夏思
崇嘉禮式備徽章庶以昭宣風度允副幽顯其追崇丞相加殊禮
鸞輅九旒黃屋左纛給節錢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侍
中如故及長沙太妃檀氏臨川太妃曹氏後薨祭皆給鸞輅九旒

黃屋左纛輜輳車挽歌一部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義
慶幼爲高祖所知常曰此吾家豐城也年十三襲封南郡公除給
事不拜義熙十二年從伐長安還輔國將軍北青州刺史未之任
徙督豫州諸軍豫州刺史復督淮北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並如
故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徵爲侍中元嘉元年轉散騎常侍秘書
監徙度支尚書遷丹陽尹加輔國將軍常侍並如故時有民黃初
妻趙殺子婦遇赦應徙送避孫讎義慶曰案周禮父母之仇避之
海外雖遇市朝鬪不及兵蓋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奪舍枕戈義
許必報至於親戚爲戮骨肉相殘故道乖常憲記無定准求之法
外裁以人情且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文况趙之縱暴本由
於酒論心卽實事盡荒耄豈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讎臣
謂此孫忍愧銜悲不違子義共天同城無虧孝道六年加尚書左

僕射八年太白星犯右執法義慶懼有災禍乞求外鎮太祖詔譬
之曰玄象茫昧既難可了且史家諸占各有異同兵星王時有所
干犯乃主當誅以此言之益無懼也鄭僕射亡後左執法嘗有變
王光祿至今平安日蝕三朝天下之至忌晉孝武初有此異彼庸
主耳猶竟無他天道輔仁福善謂不足橫生憂懼兄與後軍各受
內外之任本以維城表裏經之盛衰此懷實有由來之事設若天
必降災寧可千里逃避邪既非遠者之事又不知吉凶定所若在
都則有不測去此必保利貞者豈敢苟違天邪義慶固求解僕射
乃許之加中書令進號前將軍常侍尹如故在京尹九年出爲使
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諸軍平西將軍荊州刺史荆
州居上流之重地廣兵彊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諸子
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持有此授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

並不受十二年普使內外群官舉士義慶上表曰詔書疇咨群司
延及連牧旌賢仄陋拔善幽遐伏惟陛下惠哲光宣經緯明遠皇
階藻曜風猷日昇而猶詢衢室之令典遵明臺之敬訓降流慮於
管庫紆聖思乎版築故以道邈往載德高前王臣敢竭虛聞祇承
明旨伏見前臨沮令新野庾寔秉真履約愛敬淳深昔在母憂毀
瘠過禮今罹父疚泣血有聞行成閨庭孝著隣黨足以敦化率民
齊教軌俗前徵奉朝請武陵龔祈恬和平昔貞潔純素潛居研志
耽情墳籍亦足鎮息頽競獎勗浮動處士南郡師覺才學明敏操
介清修業均井渫志固氷霜臣往年辟爲州祭酒未汚其慮若朝
命遠暨玉帛遐臻異人間出何遠之有義慶留心撫物州統內官
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年聽遣五吏餉家先是王弘爲江州亦有
此制在州八年爲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

南史五作
三引爲
有典
三字

固典敘以述皇代之美十六年改授散騎常侍都督江州之西陽
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衛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如故十七年卽本
號都督南兗州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尋加開府
儀同三司爲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才詞雖不多然足爲宗室
之表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唯晚節奉養沙門頗致費損少善騎
乘及長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太尉袁
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參軍其餘吳郡陸展東
海何長瑜鮑照等並爲辭章之美引爲佐史國臣太祖與義慶書
常加意斟酌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嘗爲古樂府文甚適麗元嘉
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爲河清頌其序甚工其辭曰臣聞
善談天者必徵象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鴻犧以降遐哉邈
乎鏤山岳彫篆素昭德垂勛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

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狐玄玉聿彰符命朴牛大蠙
爰定祥曆魚鳥動色禾雉興讓皆物不盈背而美溢金石詩人於
是不作頌聲爲之而寢庸非惑歟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符應
龍之精俯協河龜之靈君圖帝寶粲爛瑰英固業光曩代事華前
德矣聖上天飛踐極迄茲二十四載道化周流玄澤汪濊地平天
成上下含熙文同軌通表裏禔福耀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表
夷貉懷惠郵勤秩禮罷露臺之金紆國振民傾鉅橋之粟約違迫
脅奢去泰甚燕無留飲畋不盤樂物色異人優游據正顯不失心
幽無怨氣精炤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杖斧之臣號令不嚴而自
肅無辱鳳舉之使靈怪不召而自彰萬里神行飈塵不起農商野
廬邊城偃柝冀馬南金填委內府馴象西爵克羅外囿阿統綦組
之饒衣覆宗國漁鹽杞梓之利傍瞻荒遐士民殷富五陵既有慙

德宮宇宏麗三川莫之能比閭閻有盈歌吹無絕朱輪疊轍華冕
重肩豈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鐵而已哉是以嘉祥
累仍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園金芝九蒸木
禾六刃秀銅池發膏畝宜以協調律呂謁薦郊廟煙霏霧集不可
勝紀然而聖上猶昧旦夙興若有望而未至閔規遠圖如有追而
莫及神明之貺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鏐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
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蘊儻頌於外坐朝陪宴之臣
懷揄揚於內三靈佇睠九壤注心既有日矣歲宮乾維月躔蒼陸
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潔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
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效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也然則古人所不見者
豈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大哉夫四皇六帝

樹聲長世大寶也澤浸群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淳風遷
俗文教也殊華通羯束頰絳闕武功也鳴鳥躍魚滌穢河渠至祥
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協贊民祇與能厥應如彼
唯天爲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疇與爲讓抑又聞之勢之所覃者
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
建命潤色勝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
鳴玉鸞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施金羈於後絕景揚光
清埃繼路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
司風由是言之斯迺臣子舊職國家通義不可輟也臣雖不敏寧
不勉乎世祖以照爲中書舍人上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
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
爲荊州照爲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爲亂兵所殺義慶在

廣陵有疾而白虹貫城野鷹入府心甚惡之固陳求還太祖許解州以本號還朝二十一年薨於京邑時年四十二追贈侍中司空謚曰康王子哀王燁字景舒嗣官至通直郎爲元凶所殺追贈散騎常侍子綽字子流嗣官至步兵校尉昇明三年反伏誅國除綽弟綰早卒燁弟衍太子舍人衍弟鏡宣城太守鏡弟頽前將軍頽弟倚南新蔡太守

遵考高祖族弟也曾祖淳皇曾祖武原令混之弟官至正員郎祖巖海西令父涓子彭城內史遵考始爲將軍振武參軍預討盧循封鄉侯自建威將軍彭城內史隨高祖北伐時高祖諸子並弱宗室唯有遵考長安平定以督并州司州之北河東北平陽北雍州之新平安定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關中失守南還除遊擊將軍遷冠軍將軍晉帝遜位居林陵宮

遵考領兵防備高祖初卽大位下推恩之詔曰遵考服屬之親國戚未遠宗室無多宜蒙寵爵可封營浦縣侯食邑五百戶以本號爲彭城沛三郡太守景平元年遷右衛將軍元嘉二年出爲征虜將軍淮南太守明年轉使持節領護軍入直殿省出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南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遵考爲政嚴暴聚斂無節五年爲有司所糾上不問赦還都七年除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明年督南徐兗州之江北淮南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領廣陵太守又徵爲侍中領後軍將軍徙太常九年遷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十二年坐厲疾不待對免常侍以侯領右衛明年復本官十五年又領徐州大中正太子中庶子本官如故其子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前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未之

鎮留爲侍中領左衛將軍明年出爲使持節監豫司雍并四州南
豫州之梁郡弋陽馬頭荊州之義陽四郡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
史領南梁郡太守二十一年坐統內旱百姓饑詔加賑給而遵考
不奉符旨免官起爲散騎常侍五兵尚書遷吳興太守秩中二千
石二十五年徵爲領軍二十七年索虜南至瓜步率軍出江上假
節置三十年復出爲使持節監豫州刺史元凶弒立進號安西將
軍遣外監徐安期仰捷祖防守之遵考斬安期等起義兵應南譙
王義宣義宣加遵考鎮西將軍夏侯獻率衆至瓜步承候世祖又
坐免官孝建元年魯爽臧質反起爲征虜將軍率衆屯臨沂縣仍
除吳興太守明年徵爲湘州刺史未行遷尚書左僕射三年轉丹
陽尹加散騎常侍復爲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右衛率明年又除領
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五年復遷尚書右僕射金紫光祿大夫常侍

故明年轉左僕射常侍如故又領徐州刺史大中正崇憲太僕
前廢帝卽位遷特進右光祿大夫常侍太僕如故景和元年出督
南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南豫州刺史太宗卽位以爲侍中特進
右光祿大夫領崇憲太僕給親侍三十人崇憲太后崩太僕解餘
如故泰始五年賜几杖大官四時賜珍味疾病太醫給藥固辭几
杖後廢帝卽位進左光祿大夫餘如故元徽元年卒時年八十二
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謚曰元公遵考無才
能直以宗室不遠故歷朝顯遇年老有疾失明子澄之順帝昇明
末貴達澄之弟琨之爲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誕作亂以爲中兵參
軍不就繫繫數十日終不受乃殺之追贈黃門郎詔吏部尚書謝
莊爲之誄遵考從弟思考亦被遇歷朝官極清顯爲豫章會稽太
守益徐州刺史凡經十郡三州泰始元年卒於散騎常侍金紫光

祿大夫時年七十五追贈特進常侍光祿如故

史臣曰餘妖內侮偏眾西臨荀桓交逼荆楚之勢危矣必使上畧未盡一算或遺則城壞壓境上流之難方結敵資三分有二之形北向而爭天下則我全勝之道或未可知烈武王覽群才揚盛策舉礫劫寇非曰天時抑亦人謀也降年不永遂不得與大業始矣哉

破姑秦賊王平顯山封大旨四封賜命和夫河大誓合與固籍小
古火類大夫爵崇憲大對餘縣封三十人崇憲大司根木對稱繪
南新州諸軍軍安西洪軍南新州陳史太宗唱出以爲中許
帝唱出要許並古火類大夫常封大對破姑景味示平出曾
平轉古對根常封破姑又爵封陳史大中五崇憲大對

宋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十二

庾悅

王誕

謝景仁

袁湛

褚叔度

庾悅字仲豫潁川陽陵人也曾祖亮晉太尉祖義吳國內史父淮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悅少爲衛將軍琅邪王行參軍司馬徙主簿轉右長史桓玄輔政領豫州以悅爲別駕從事史遷驍騎將軍玄篡位徙中書侍郎高祖定京邑武陵王尊承制以悅爲寧遠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以病去職鎮軍府版咨議參軍轉車騎從事

氏書

中郎劉毅請爲撫軍司馬不就遷車騎中軍司馬從征廣固竭其誠力盧循逼京都以爲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松滋六郡諸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從東道出鄱陽循遣將英糾千餘人斷五畝嶠悅破之進據豫章絕循糧援初毅家在京口貧約過常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爲司徒右長史暨至京要府州僚佐共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久頓頓營一遊集其難若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豈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荅毅語衆人並避之唯毅留射如故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俄頃不退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荅盧循平後毅求都督江州以江州內地治民爲職不宜置軍府上表陳之曰臣聞天以盈虛爲重治以損益爲義時否而政不革民彫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疢於

官逆順之衝力弱民慢而器運所繼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毀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對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單力竭無以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所改移則靡遺之歎奄焉必及臣謬荷增統傷慨兼懷夫設官分職軍國殊用牧民以息務爲大武畧以濟事爲先今兼而領之蓋出於權事因藉旣久遂爲常則江州在腹心之中憑接揚豫藩屏所倚實爲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之宜蓋出權計以溫嶠明達事由一已猶覺其弊論之備悉今江右區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司鱗次未獲減息大而言之足爲國恥况乃地在無軍而軍府猶置文武將佐資費非一豈所謂經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其州郡邊江民戶遼落加以郵亭嶮阻畏阻風波轉輸往還常有淹廢又非所謂因其所利以

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治豫章處十郡之中，屬簡惠之政，比及數年，可有生氣。且屬縣彫散，亦有所存，而役調送迎不得休止，亦謂應隨宜并減，以簡衆費。刺史庾悅自臨州部，甚有恤民之誠，但綱維不革，自非綱目所理，尋陽接蠻，宜有防遏，可即州部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毅以親將趙惔領千兵守尋陽，建威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攝嚴峻，敬相挫辱，悅不得志，疽發背，到豫章，少日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征虜將軍，以廣固之功，追封新陽縣五等男。

王誕字茂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兄也。祖恬，中軍將軍。父混，太常。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文久而未就，謂誕曰：「猶少序節物一句。」因出本示誕，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嗟歎，清拔因而用之。襲爵雒鄉。

任拜秘書郎。琅邪王文學中軍功曹。隆安四年，會稽王世子元顯開後軍府，又以誕補功曹。尋除尚書吏部郎，仍爲後軍長史，領廬江太守，加鎮蠻護軍。轉龍驤將軍，琅邪內史，長史如故。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爲元顯所寵。元顯納妾，誕爲之親迎，隨府轉驃騎長史，將軍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桓氏，誕固陳脩等與玄志趣不同，由此得免。脩誕甥也。及玄得志，誕將見誅，脩爲之陳請，又言脩等得免之由，乃徙誕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爲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流遠在此，被蒙殊眷，士感知已，實思報答，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爲劉鎮軍所識，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公私際會，思報厚恩，愈於停此。空移歲月，循甚然之。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爲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

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並得還除員外散騎常侍未拜高祖請爲太尉諮議參軍轉長史盡心歸奉日夜不懈高祖甚委仗之北伐廣固領齊郡太守盧循自蔡州南走劉毅固求追討高祖持疑未決誕密白曰公旣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勲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旣已喪敗不宜復使立功高祖從其說七年以誕爲吳國內史母憂去職高祖征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軍號累經從行時諸葛長民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高祖甚慮之毅旣平誕求先下高祖曰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時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高祖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無遠九年卒時年三十九以南北從征追封作唐縣五等侯子

子舍人早卒

謝景仁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暉從叔父也名與高祖同諱故稱字祖據太傅安第二弟父允宣城內史景仁幼時與安相及爲安所知始爲前軍行參軍輔國參軍事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者唯景仁不至年三十方爲著作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甚知之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方作著作郎玄爲太尉以補行參軍府轉大將軍仍參軍事玄建楚臺以補黃門侍郎及篡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強識善敘前言徃行玄每與之言不倦也玄出行殷仲文卞範之之徒皆駢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高祖爲桓脩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悅之因留高祖共食食未辦而景仁爲玄所召玄性促急俄頃之間駢詔續至高祖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

後應召高祖其感之嘗謂景仁是大傅安孫及平京邑入鎮石頭
景仁與百僚同見高祖高祖目之曰此名公孫也謂景仁曰承制
府須記室參軍今當相屈以爲大將軍武陵王遵記室參軍仍爲
從事中郎遷司徒左長史出爲高祖鎮軍司馬領晉陵太守復爲
車騎司馬義熙五年高祖以內難旣寧思弘外畧將伐鮮卑朝議
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熟固止高祖以爲符堅侵境謝太傅猶不
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
匡復皇祚芟夷姦逆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孚宜推亡固存廣樹
威畧鮮卑密邇疆甸屢犯邊垂伐罪弔民於是乎在平定之後悉
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脩復園寢豈有坐長寇虜縱敵貽患者哉
高祖納之及北伐大司馬琅邪王天子母弟屬當儲副高祖深以
根本爲憂轉景仁爲大司馬司馬專總府任右衛將軍加給事中

臨南史作

又遷吏部尚書弟從兄混爲左僕射依制不得相臨高祖啓依僕
射王彪之尚書王劭前例不解職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爲都令
史平原太守二官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爲御史中丞鄭
鮮之所糾白衣領職八年遷領軍將軍十一年轉右僕射仍轉左
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靜麗每唾轉唾左右人衣事畢卽聽
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高祖雅相重申以婚姻廬陵王義
真妃景仁女也十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加散
騎常侍葬日高祖親臨哭之甚慟與驃騎將軍道憐書曰謝景仁
殞逝悲痛摧割不能自勝汝聞問惋愕亦不可堪其器體淹中情
寄實重方欲與之共康時務一旦至此痛惜兼深往矣奈何當復
奈何子恂鄱陽太守恂子穉善吹笙官至西陽太守景仁弟純字
景懋初爲劉毅豫州別駕毅鎮江陵以爲衛軍長史南平相王鎮

澣南史作

惡率軍襲毅已至城下時毅疾病佐吏皆入參承純參承畢已出聞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車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何之乃入及毅兵敗眾散時已暗夜司馬毛脩之謂純曰君但隨僕純不從扶兩人出火光中爲人所殺純孫沈太宗泰始初爲巴陵王休若衛軍錄事參軍山陰令坐事誅

述字景先少有志行隨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行至西塞值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之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述曰喪舫存沒已應有在風波如此豈可小船所冒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荅曰若安全至岸當須管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靈所致也高祖聞而嘉之及臨豫州諷中正以述爲主簿甚被知器景仁愛其第三弟翹而憎述

昔設饌請知高祖希命翹豫坐而高祖召述述知景仁夙意又慮高祖命之請急不從高祖馳遣呼述須至乃懼及景仁有疾述盡心營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懷感愧轉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封吉陽縣五等侯世子征虜參軍轉主簿宋臺尚書祠部郎世子中軍主簿轉太子中舍人出補長沙內史有惠政元嘉二年徵拜中書侍郎明年出爲武陵太守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領南郡太守先是述從兄曜爲義康長史喪官述代之太祖與義康書曰今以謝述代曜其才應詳練著於歷職故以佐汝汝始親庶務而任重事殷宜寄懷群賢以盡弼諧之美想自得之不俟吾言也義康入相述又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蒞官清約私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爲異常之交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

見謝道見未嘗足道見述小字也雍州刺史張邵以贖貨下廷尉將致大辟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太祖手詔酬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將加曲恕吾所啓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疏迹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太祖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有力焉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除吳郡太守以疾不之官病差補吳興太守在郡清省爲吏民所懷十二年卒時年四十六喪還京師未至數十里殷景仁劉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十七年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今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太祖亦曰謝述若在義康必不至此三子綜約緯綜有才藝善隸書爲太子中舍人與舅范曄謀反伏誅約亦坐死緯尚太祖第五女長城公主素爲約所憎死徙廣州孝建中還京師方雅有父風太宗泰始

中正員郎中

南史無文晉書有作實

袁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也祖耽晉歷陽太守父文質琅邪內史並知名湛少爲從外祖謝安所知以其兄子玄之女妻之初爲衛軍行參軍員外散騎通直正員郎中軍功曹桓玄太尉奉軍事入爲中書黃門侍郎出補桓脩撫軍長史義旗建高祖以爲鎮軍諮議參軍明年轉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侍中以從征功封晉寧縣五等男出爲高祖太尉長史遷左民尚書徙掌吏部出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蒞政和理爲吏民所稱入補中書令又出爲吳國內史秩中二千石義熙十二年轉尚書右僕射本州大中正時高祖北伐湛兼太尉與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范泰奉九命禮物拜授高祖高祖沖讓湛等隨軍至洛陽住柏谷塢泰議受使未畢不拜晉帝陵湛獨至五陵致敬時人美之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

宋書五十二

北

於諸舅禮敬多闕。重子紉，湛之甥也。嘗於公座陵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之情。紉有愧色。十四年卒。官時年四十。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太祖卽位以后，父追贈侍中。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敬公。世祖大明三年，幸藉田，行經湛墓，下詔曰：故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晉寧敬公外氏尊戚，素風簡正，歲紀稍積，墳塋浸遠。朕近巡覽千畝，遙瞻松隧，緬惟徽塵，感慕增結。可遣使祭，少申永懷。又增守墓五戶。子淳，淳子桓，卒。湛弟豹，字士蔚，亦爲謝安所知，好學博聞，多覽典籍，初爲著作佐郎、衛軍桓謙記室、參軍、大將軍、武陵王遵水制，復爲記室、參軍。其年丹陽尹孟昶以爲建威司馬，歲餘轉司徒左西屬。遷劉毅撫軍諮議、參軍、領記室。毅府建議大田豹，上議曰：國因民以爲本，民資食以爲天，脩其業則教興，崇其本則末理。寔爲治之要道，致化之所階也。不敦其本，則末業滋章，饑寒交湊，則廉恥不立。當今接篡僞之末，值凶荒之餘，爭源旣開，彫薄彌啓，榮利蕩其正性，賦歛罄其所資，良疇無側趾之耦，比屋有困餒之患。中間多故，日不暇給，自卷甲卻馬甫一二年，積弊之黎，難用克振。實仁懷之所矜恤，明教之所爰發也。然斯業不脩，有自來矣。司牧之官，莫或爲務。俗吏庸近，猶秉常科，依勸督之故典，迷民情之屢變，譬猶脩隄以防川，忘淵丘之改易，膠柱於昔弦，忽宮商之乖調。徒有考課之條，而無毫分之益。不悟清流在於澄源，止輪由乎高閔，患生於本治之於末故也。夫設位以崇賢，疏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審官，不取人於浮譽。則比周道息，游者言歸。游子旣歸，則南畝闢矣。分職以任務，置吏以周役，職不以無任立，吏必以非用省。冗散者廢，則萊荒墾矣。器以應用，商以通財，勦靡麗之巧，棄難得之貨，則彫僞者賤，穀稼

重矣耕耨勤悴力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淺利深增賈販之稅薄疇
畝之賦則末技抑而田畷喜矣居位無義從之徒在野靡兼并之
黨給賜非可恩致力役不入私門則游食者反本肆勤自勸游食
省而肆勤衆則東作繁矣密勿者甄異怠慢者顯罰明勸課之令
峻糾違之官則嬾惰無所容力田有所望力者欣而惰者懼則稽
人勸矣凡此數事亦務田之端趣也蒞之以清心鎮之以無欲勗
之以無倦翼之以廉謹舍日計之小成期遠致於莫歲則澆薄自
淳心化有漸矣豹善言雅俗每商較古今兼以誦詠聽者忘疲尋
轉撫軍司馬遷御史中丞都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氏拜國太夫人
人有司奏許豹以爲婦人從夫之爵懷玉父大司農緯見居列卿
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柳左丞徐羨之郎何邵之官詔
並贖論孟昶卒豹代爲丹陽尹義熙七年坐使徙上錢降爲太尉

詔議參軍仍轉長史從討劉毅高祖遣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使
豹爲檄文曰夫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失仁與義難以求安馮阻負
釁鮮克有成詳觀自古隆替有數故成都不世祀華陽無與國日
者王室多故夷羿遘紛波振塵駭覃及遐裔蕞爾譙縱編戶黔首
同惡相求是崇是長肆反噬於州相播毒害於民黎俾我西服隔
闕皇澤自義風電靡天光反輝照督舊物烟燭區宇以庶務草創
未遑九伐自爾以來奄延十載而野心不革伺隙乘間招聚逋叛
共相封殖侵擾我蠻獫搖蕩我疆垂我是以有治洲之役醜類盡
殲匹馬無遺桓謙折首譙福鳥逝奔伏窠穴引頸待戮當今北狄
露晞南寇埃埽朝風載驥庶績其凝康哉之歌日熙比屋之隆可
詠孤職是經畧思一九有眷彼禹跡願言載懷奉命西行途戾荆
郢瞻望巴漢憤慨交深清江源於濫觴澄氛禳於井絡誅叛柔遠

今也其時卽命河關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精勇二萬直指成都龍驤將軍臧熹戎卒二萬進自墊江益州刺史朱齡石舟師三萬電曜外水分遣輔國將軍索懇率漢中之衆濟自劍道振威將軍朱客子提寧州之銳渡瀘而入神兵四臨天網宏掩衡翼千里金鼓萬張組甲貝冑景煥波屬華夷百濮雲會霧臻以此攻戰誰與爲敵況又奉義而行以順而動者哉今三峽之監在我境內非有岑彭荆門之險彌入其阻平衢四達實無鄧艾綿竹之艱山川之形抑非曩日攻守難易居然百倍當全蜀之疆士民之富于陽不能自安於庸燹劉禪不敢窺命於南中荆邯折謀伯約挫銳故知成敗有數非可智延此步蓋上前事當今元龜也盛加盧循疆如容超陵威南海跨制北岱樓船萬艘掩江蓋汎鐵馬千群克原

傳首萬里故知逆順有勢難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鑑深切著明者也梁益人士焉明王化雖驅迫一時本非與主從之淫虐日月增播刑殺非罪死以澤量而待命寇讎之戮敝隄豺狼之吻豈不邈誠南凱延首東雲普天有來蘇之幸而一方懷後予之怨王者之師以仁爲本舍逆取順爰自三驅齊斧所加縱身而已其有衿甲反接自投軍門者一無所問士子百姓列肆安堵審擇吉凶自求多祐大信之明儼若朝日如其迷復姦邪守愚不改火燎孟諸芝艾同爛河決金隄淵丘同體雖欲悔之亦將何及九年卒官時年四十一次年以參伐蜀之謀追封南昌縣五等子子洵元嘉中歷顯官廬陵王紹爲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年少未親政洵爲長史潯陽太守行府州事元嘉末爲吳郡太守元凶弒立加洵建威將軍置佐史會安東將軍隨王誕起義檄洵爲前鋒加輔國將軍事平

南史褚裕之字叔度

項之卒追贈征虜將軍謚曰貞子長子顓別有傳少子顓好學善屬文有清譽於世官至司徒從事中郎武陵內史蚤卒洵弟濯揚州秀才蚤卒濯弟叔濯十祭並有別傳

南史源作原

褚叔度河南陽翟人也曾祖哀晉太傅祖歆秘書監父爽金紫光祿大夫長兄秀之字長倩歷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黃門侍郎高祖鎮西長史秀之妹恭帝后也雖晉氏姻戚而盡心於高祖遷侍中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恭帝即位為祠部尚書本州大中正高祖受命徙為太常元嘉元年卒官時年四十七秀之弟淡之字仲源亦歷顯官為高祖車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衛將軍高祖受命為侍中淡之兄弟並盡忠事高祖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非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醜毒自煮食於牀前高祖將殺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褚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

南史鄭作鄭

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高祖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佛佛淡之小字也乃以淡之為會稽太守景平二年富陽縣孫氏聚合門宗謀為逆亂其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覺其姦謀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局於是孫法亮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沒縣邑即用富陽令顧粲為令加輔國將軍遣偽建威將軍孫道仲孫公喜法殺攻永興永興民馮恭期初與賊同後反善就羊恂率吏民拒戰力少退敗賊用縣人許祖為令恂逃伏江唐山中尋復為賊所得使還行縣事賊遂盤據更相樹立遙以勸令司馬文寅為征西大將軍孫道仲為征西長史孫道覆為左司馬與公喜法殺等建

南史亮作先

南史作鄭宣司馬文

南史凌作

南史岑作
岑字用作羅

南史戰下
有敗

南史漏作

振武將軍前員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為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前
員外散騎常侍謝岑之並參軍事召行參軍七十餘人前鎮西諮
議參軍孔甯子左光祿大夫孔季恭子山士在艱中皆起為將軍
遣隊主陳願郡議曹掾虞道納二軍過浦陽江願等戰賊遂摧鋒
而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遣陸邵督帶戟公石緝廣武將軍陸允
以水軍拒之又別遣行參軍瀾恭期率步軍與邵合力淡之率所
領出次近郊恭期等與賊戰於柯亭大破之賊走還永興遣偽寧
朔將軍孫倫領五百人攻錢唐與縣戍軍建武將軍戰於琦倫敗
走還富陽倫因反善殺法步帥等十餘人送首京都詔遣殿中員
外將軍徐卓領千人右將軍彭城王義康遣龍驤將軍丘顯率眾
五百東討司空徐羨之版揚州主簿沈嗣之為富陽令領五百人

於吳興道東出並未至而賊平吳郡太守江夷輕行之職停吳一
宿進至富陽分別善惡執送願徙賊餘黨數百家於彭城壽陽青
州諸處二年淡之卒時年四十五謚曰質子叔度名與高祖同故
以字行初為太宰琅邪王參軍高祖車騎參軍事司徒左西屬中
軍諮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將軍從伐鮮卑盡其誠力盧循攻查
浦叔度力戰有功循南走高祖版行廣州刺史仍除都督交廣二
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桓玄族人開山聚
眾謀掩廣州事覺叔度悉平之義熙八年盧循餘黨劉敬道窘迫
詣交州歸降交州刺史杜慧度以事言統府叔度以敬道等路窮
請命事非欵誠報使誅之慧度不加防錄敬道招集亡命攻破九
真殺太守杜章民慧度討平之叔度輒貶慧度號為奮揚將軍惡
不先上為有司所糾詔原之高祖征劉毅叔度遣三千人過嶠荆

州平乃還在任四年廣營賄貨家財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還至都凡諸舊及有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尋除太尉諮議參軍相國右司馬高祖受命為右衛將軍高祖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力甚嘉之乃下詔曰夫賞不遺勤則勞臣增勸爵必疇庸故在功成達叔度南北征討常管戎要西夏不虔誠著嶺表可封番禺縣男食邑四百戶尋加散騎常侍永初三年出為使持節監雖梁南北秦四州之南陽竟陵順陽義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雖州刺史領寧蠻校尉襄陽義成太守在任每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時年四十四子恬之嗣官至南琅邪太守恬之卒子昭嗣昭卒子瑄嗣齊受禪國除叔度第二子寂之著作佐郎早卒子授尚太祖第六女琅邪貞長公主太宰參軍亦早卒秀之弟湛之字休女尚高祖第七女始安哀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郎哀公主薨復

南史授上有
暖貞作真
南史秀之
子湛之

尚高祖第五女吳郡宣公主諸尚公主者並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幹故為太祖所知歷顯位揚武將軍南彭城沛二郡太守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中左衛將軍左民尚書丹陽尹元凶弒逆以為吏部尚書復出為輔國將軍丹陽尹統石頭戍事世祖入伐劭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湛之因携二息淵澄輕船南奔淵有一男始生為劭所殺世祖即位以為尚書右僕射孝建元年為中書令丹陽尹坐南郡王義宣諸子逃藏郡界建康令王興之江寧令沈道源下獄湛之免官禁錮其年復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遷侍中左衛如故以久疾拜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頃之復為丹陽尹光祿如故尋為尚書左僕射以南奔賜爵都鄉侯大明四年卒時年五十追贈侍中特進驃騎將軍給鼓吹一部左僕射如故謚曰敬侯子淵庶生宣公主以

南史淵作
秀回下同

及古閣

淵有才表為嫡嗣淵昇明末為司空

史臣曰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凡此諸子並前代名家莫不望塵請職負羈先路將由庇民之道邪

謝氏示山餘並以爲吏階尚書身出爲神國將軍其嗣其孫不西
二縣太守太守中熟千石封武君史封中武南將軍武只尚書其
非其之精實其意神效爲太師視喉通麟立懸左將軍南道其亦
尚高顯其正文吳縣宜公主請尚公主其亦並用其曾不其曾其亦

卷五十三

傳第十三

張茂度 子永

庾登之 弟炳之

謝方明 子惠連

江夷

張茂度吳郡吳人張良後也名與高帝諱同故稱字良七世孫爲
長沙太守始遷於吳高祖嘉會祖澄晉光祿大夫祖彭祖廣州刺
史父敞侍中尚書吳國內史茂度郡上計吏主簿功曹州命從事
史並不就琅邪王衛軍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尚書度支郎父憂不
拜服闋爲何無忌鎮南參軍頃之出補晉安太守盧循爲寇覆沒
江州茂度及建安太守孫蚪之並受其符書供其調役循走俱坐

免官復以爲始興相郡經賊寇廨宇焚燒民物凋散百不存一茂
度初立城寺弔死撫傷收集離散民戶漸復在郡一周徵爲太尉
參軍尋轉主簿揚州治中從事史高祖西伐劉毅茂度居守留州
事悉委之軍還遷中書侍郎出爲司馬休之平西司馬河南太守
高祖將討休之茂度聞知乘輕船逃下逢高祖於中路以爲錄事
參軍太守如故江陵平驃騎將軍道憐爲荊州茂度仍爲諮議參
軍太守如故還爲揚州別駕從事史高祖北伐關洛復任留州事
出爲使持節督廣交三州諸軍事建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
史綏靜百越嶺外安之以疾求還復爲道憐司馬丁繼母憂服闋
除廷尉轉尚書吏部郎太祖元嘉元年出爲使持節督益寧二州
梁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懷寧安固六郡諸軍事冠
軍將軍益州刺史三年太祖討荊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
陵晦已平而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時
茂度弟劭爲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上以劭誠節故不加罪被代
還京師七年起爲廷尉加奉車都尉領本州中正入爲五兵尚書
徙太常以脚疾出爲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上從容謂茂度曰
勿復以西蜀介懷對曰臣若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頃之解職
還家徵爲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固辭以疾就拜光祿大夫加金
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以爲居止優
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在郡縣職事
甚理明年卒官時年六十七謚曰恭子茂度同郡陸仲元者晉太
尉玩曾孫也以事用見知歷清資吏部郎右衛將軍侍中吳郡太
守自玩洎仲元四世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弟子真元嘉十
年爲海陵太守中書舍人狄當爲太祖所信委家在海陵死還葬

橋路毀壞不通喪車縣求發民脩治子真不許司徒彭城王義康聞而善之召爲國子博士司徒左西掾州治中臨海東陽太守茂度子演太子中舍人演弟鏡新安太守皆有盛名並早卒鏡弟永永字景雲初爲郡主簿州從事轉司徒士曹參軍出補餘姚令入爲尚書中兵郎先是尚書中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治撰徙永爲刪定郎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王誕北中郎錄事參軍永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曉音律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爲太祖所知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了不及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諸制署皆受則於永徙爲江夏王義恭太尉中兵參軍越騎校尉振武將軍廣陵南沛二郡太守二十八年又除江夏王義恭驃騎中兵參軍沛郡如故永既有才能

南史著作

所在每盡心力太祖謂堪爲將二十九年以永督冀州青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揚威將軍冀州刺史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畧河南攻碣磔城累旬不能拔其年八月七日夜虜開門燒樓及攻車士卒燒死及爲虜所殺甚衆永卽夜徹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爲虜所乘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爲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於歷城獄太祖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責永等與思話詔曰虜旣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弒立起永督青州之東安東莞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州刺史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板永爲督冀州青州之濟南安樂太原三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軍劉則

南史則有

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曰近有都信具汝刑網之原可謂雖在縲繼而復心無愧矣蕭公平厚先無嫌隙見汝翰迹言不相傷何其滔滔稱人意邪當今世故艱迫義氣雲起方藉群賢共康時難當遠慕廉蔭在公之德近效乎勃忘私之美忽此蒞芥尅申舊情公亦命蕭示以疎達兼令相執共遵此旨事平召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時使百僚獻讜言永以爲宜立諫官開不諱之路講師旅示安不忘危世祖孝建元年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渾鎮京口其年出爲揚州別駕從事史明年召入爲尚書左丞時將士休假年開三番紛紜道路永建議曰臣聞開兵從稼前王以之兼隙耕戰逾勞先代以之經遠當今山寧萬里文同九服捐金走驥於焉自始伏見將士不假多蒙三

番程會既促裝赴在早故一歲之間四馳遙路或失遽春耜或違要秋登致使公替常儲家闕舊粟考定利害宜加詳畋愚謂交代之限以一年爲制使征士之念勞未及積遊農之望收功歲成斯則王度無騫民業期植矣從之大明元年遷黃門侍郎尋領虎賁中郎將本郡中正三年遷廷尉上謂之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須無冤民加寧朔將軍尚書吏部郎司徒右長史尋陽王子房冠軍長史四年立明堂永以本官兼將作大匠事畢遷太子右衛率七年爲宣貴妃殷氏立廟復兼將作大匠轉右衛將軍其年世祖南巡自宣城候道東入使永循行水路是歲旱塗逕不通上大怒免時上寵子新安王子鸞爲南徐州刺史割吳郡度屬徐州八年起永爲別駕從事史其年召爲御史中丞前廢帝永光元年出爲吳郡太守遷度支尚書太宗卽位除吏部尚書未拜會四方

南史狼作
南史三年
徙會稽太守
守加都督
守如都督
又曰號

左將軍

反叛復以為吳興太守加冠軍將軍假節未拜以將軍假節徙為
吳興太守率軍東討又為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未拜遷使持節監
青冀幽并四州諸軍事前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統諸將討徐州刺
史薛安都累戰剋捷破薛索兒等事在安都傳又遷散騎常侍領
軍將軍太子詹事權領徐州刺史又都督徐兗青冀四州諸軍事
又為使持節都督南兗徐二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常侍將軍如
故時薛安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太宗遣永興沈攸之以重
兵迎之加督前鋒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索虜之兵既至士卒
離散永狼引軍還為虜所追大敗復值寒雪士卒離散永狼皆
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年徙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
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以北討失律因求自貶降
永痛悼所矢之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座飲食衣

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事輒語左右
報郎君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食邑千戶在會稽賓客有謝
方童等坐賊下獄死永又降號冠軍將軍四年遷使持節督雍梁
南北秦四州郢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未拜停
為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六年又加護軍將軍領石
頭戍事給鼓吹一部七年遷金紫光祿大夫尋復領護軍後廢帝
即位進右光祿大夫加侍中領安成王師加親信二十人又領本
州中正出為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侍中右光祿如故元徽二年
遷使持節都督南兗徐青冀益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
史侍中如故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年雖已老志氣未衰優游閑
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即日命駕還都未之鎮值桂陽
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出屯白下休範至新亭大桁不守前鋒遂

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既返，唱云：「臺城陷矣！」永衆於此潰散。永亦棄軍奔走，還先所住南苑，以永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永亦愧歎，發病三年卒。時年六十六。順帝昇明二年，追贈侍中、右光祿大夫、子瓌、昇明末達官。永弟辯，太宗亦見任，遇歷尚書吏部郎、廣州刺史、大司農。辯弟岱、昇明末吏部尚書。

庾登之，字元龍，潁川鄆陵人也。曾祖冰，晉司空。祖蘊，廣州刺史。父廓，東陽太守。登之少以彊濟自立，初爲晉會稽王道子太傅參軍。義旗初，又爲高祖鎮軍參軍，以預討桓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參大司馬琅邪王軍事。豫州別駕從事史、大司馬主簿、司徒左西曹屬。登之雖不涉學，善於世事。王弘、謝晦、江夷之徒，皆相知友。轉太尉主簿。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登之擊節驅馳，退告劉穆之，以母老求郡。于時士庶咸憚遠役，而登之二三其心。高祖大怒，除吏名。

大軍發後，乃以補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入爲太子庶子、尚書左丞。出爲新安太守。謝晦爲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請爲長史。南郡太守仍爲衛軍長史。太守如故。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爲之佐，意甚不愜。到廳，牋唯云：「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不坐。晦常優容之。晦拒王師，欲使登之留守。登之不許，語在晦。傳晦敗，登之以無任，免罪，禁錮還家。元嘉五年，起爲衡陽王義季征虜長史。義季年少，未親政衆事，一以委之。尋加南東海太守，入爲司徒右長史、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懷而登之性剛，每陳己意義，康甚不悅。出爲吳郡太守。州郡相臨，執意無改。因其莅任，贓貨以事免官。弟炳之時爲臨川內史，登之隨弟之郡，優游自適。俄而除豫章太守，便道之官。登之初至臨川，吏民

南史冲作仲

咸相輕侮豫章與臨川接境郡又華大儀迓光赫士人並驚歎焉
十八年遷江州刺史疾篤徵為中護軍未拜二十年卒時年六十
二卽以為贈子冲遠太宗鎮姑熟為衛軍長史卒於豫章太守追
贈侍中

炳之字仲文初為秘書太子舍人劉粹征北長史廣平太守兄登
之為謝晦長史炳之往省之晦時位高權重朝士莫不加敬炳之
獨與抗禮時論偉之為尚書度支郎不拜出補錢唐令治民有績
轉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未就徙為丹陽丞炳之既未到府疑於
府公禮敬下禮官博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案春秋桓八年祭
公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
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炳之為吏之道定於受命之日矣其辭已
成在無外名器既正則禮亦從之且令宰牧之官拜不之職未接

之民必有其敬者以既受王命則成君民之義故也吏之被敕猶
除者受拜民不以未見闕其被禮吏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愚懷
所見宜執吏禮從之遷司徒左西屬左將軍竟陵王義宣未親府
板炳之為諮議參軍衆務悉委焉後將軍長沙王義欣鎮壽陽炳
之為長史南梁郡太守轉鎮軍長史太守如故出為臨川內史後
將軍始興王濬鎮湘州以炳之為司馬領長沙內史濬不之任除
南太山太守司馬如故于時領軍將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
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
獨炳之遊二人之間密盡忠於朝廷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太
祖常令炳之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藩湛伏誅以炳之為尚
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頃之轉侍中本州大中
正遷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內外歸附勢傾朝野炳之為人彊急

南史太山作南梁

而不耐煩賓客干訴非理者忿詈形於辭色素無術學不爲眾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沐時陳郡殷冲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炳之潔反是冲每以此譏焉領選既不緝眾論又頗通貨賄炳之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炳之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炳之因留停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爲有司所奏上於炳之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又密奏曰夫爲國爲家何嘗不謹用前典今苟欲通一人慮非哲王御世之長術炳之所行非曖昧而已臣所聞既非一旦又往往眼見事如丘山彰彰若此遂縱而不糾不知復何以爲治晉武不曰明主斷鬲令事遂能奮發華廡見待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止作城門校尉耳若

言炳之有誠於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踈且景仁當時事意豈復可蔑朝士兩邊相推亦復何限縱有微誠復何足掩其惡今賈克勲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勝不聞有大罪諸臣進說便遠出之陛下聖獻反更遲遲於此炳之身上之豐旣自藉藉交結朋黨構扇是非實足亂俗傷風諸惡紛紜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群下見陛下顧遇旣重恐不敢苦相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嫌責之旨若不如此亦當不辯有所得失臣忝旣有所啟要欲盡其心如無可納伏願宥其觸忤之罪時炳之自理不諳臺制令史並言停外非嫌太祖以炳之信受失所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曰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諮都令史駱宰宰云不通吏部曹亦咸知不可令史具向炳之說不得停之意炳之了不聽納

之非爲不解直是苟相留耳由外悉知此而誣於信受群情豈了
陛下不假爲之辭雖是令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
晦望實非今者之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賢小失桓胤春
蒐之謬皆白衣領職況公犯憲制者邪不審可有同王桓白衣例
不於任使無損兼可得以爲肅戒孔萬祀居左丞之局不念相當
語駱宰云炳之貴要異他尚書身政可得無言耳又云不癡不聾
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爲異也太祖猶優游之使尚之更陳其意
尚之乃備言炳之愆過曰尚書舊有增置幹二十人以元凱丞郎
幹之假疾病炳之常取十人私使詢處幹闕不得時補近得王師
猶不遣還臣令人語之先取人使意常未安今既有手力不宜復
留得臣此信方復遣耳大都爲人好率懷行事有諸紘紘不悉可
臣思張遼之言關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憂國

實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罪
競之迹追以悵悵臣與炳之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
昨與臣言說炳之有諸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凡
短人辨得致此更復可嘉虞秀之門生事之累味珍肴未嘗有乏
其外別貢豈可具詳炳之門中不問大小誅求張幼緒幼緒轉無
以堪命炳之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
款然市令盛額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
有所輸傾南條之半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
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荻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聞
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盤便復乞之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
尉又云炳之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
論虞秀之作黃門太尉不正荅和故得停太尉近與炳之疏欲用

德願見作州西曹炳之乃啟用爲主簿卽語德願德願謝太尉前
後漏泄賣恩亦復何極縱不加罪故宜出之士庶忿疾之非直項
羽楚歌而已也自從裴劉刑罰以來諸將陳力百倍今日事實好
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可聞臥紫闥無復一事也
太祖欲出炳之爲丹陽又以問尚之尚之荅曰臣旣之賈生應對
之才又謝汲公犯顏之直至於侍坐仰酬每不能盡昨出伏復深
思祇有愚滯今之事跡異口同音便是彰著政未測得物之數耳
可爲蹈罪負恩無所復少且居官失和未有此比陛下遲遲舊恩
未忍窮法爲弘之大莫復過此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
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恣意者歲月滋甚非但虧黜王化乃治亂
所由如臣所聞天下論議炳之常塵累日月未見一豪增輝今曲
阿在水南恩寵無異而協首郡之榮乃更成其形勢便是老王雅

也古人云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治也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
迷一凡人事若復在可否之間亦不敢苟陳宄管今之枉直明白
灼然而獻王令王反更不悟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
聖世邪臣昔啓范畢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自不
能舒達所謂雖九死而不悔者也謂炳之且外出若能脩改在職
著稱還亦不難而可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誥今愆豐如山榮
任不損炳之若復有彰大之罪誰復敢以聞述且自非殊勲異績
亦何足塞今日之尤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受貨數百萬更得
高官厚祿如今者也臣每念聖化中有此事未嘗不痛心疾首設
令臣等數人縱橫狼藉復如此不審當復云何處之近啓賈克遠
鎮今亦何足分外出恐是策之良者臣知陛下不能採臣言故是
臣不能盡已之愚至耳今蒙恩榮者不少臣何爲獨懇懇於斯實

仲南史冲作

是尊主樂治之意伏願試更垂察又曰臣見劉伯寵大慷慨炳之所行云有人送張幼緒幼緒語人吾雖得一縣負三十萬錢庾冲遠乃當送至新林見縛束猶未得解手荀萬秋嘗詣炳之值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云無問有好馬不又云無政有佳驢耳炳之便荅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聞索之劉道錫云是炳之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具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酤鄣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不恐仰傷日月之明臣竊爲之歎息太祖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是歲元嘉二十五年也二十七年卒於家時年六十三太祖錄其宿誠追復本官二子季遠弘遠

謝方明陳郡陽夏人尚書僕射景仁從祖弟也祖鐵永嘉太守父

冲中書侍郎家在會稽謝病歸除黃門侍郎不就爲孫恩所殺追贈散騎常侍方明隨伯父吳興太守邈在郡孫恩寇會稽東土諸郡皆響應吳興民胡桀郗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被害方明逃竄遂免初邈舅子長樂馮嗣之及北方學士馮翊仇玄達俱往吳興投邈並舍之郡學禮待甚簡二人並忿慍遂與恩通謀恩嘗爲嗣之等從者夜入郡見邈衆遁不悟本欲於吳興起兵事趣不果乃遷於會稽及郗等攻郡嗣之玄達並豫其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入海嗣之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方明結邈門生義故得百餘人掩討嗣之等悉禽而手刃之于時荒亂之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凶事盡其力用數月之間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孫恩重役會稽謝琰見害恩購求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嶠出鄞

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阨屯苦備經而貞立之操在約無改元興元年桓玄剋京邑丹陽尹卞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使尚書吏部郎王騰譬說備至方明終不回桓玄聞而賞之卽除著作佐郎補司徒王謚主簿從兄景仁舉爲高祖中兵主簿方明事思忠益知無不爲高祖謂之曰愧未有瓜行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方明嚴恪善自居遇雖處閭室未嘗有惰容無他伎能自然有雅韻從兄混有重名唯歲節朝宗而已丹陽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輳不與穆之相識者唯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以爲恨方明廓後往造之大悅白高祖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直置便自是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頃之轉從事中郎仍爲左將軍道憐長史高祖命府內衆事皆諮決之隨府轉中軍長史尋更加晉陵太守復爲驃騎長史南郡相

南郡相

南史盛作咸

委任如初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散聽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應入重者有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主簿弘季盛徐壽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民情僞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皆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二人不還方明不聽討捕其一人醉不能歸逮二日乃反餘囚十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請見欲白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之率領將送竟無逃亡者遠近咸歎服焉遭母憂去職服闋爲宋臺尚書吏部郎高祖受命遷侍中永初三年出爲丹陽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民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又罪及比伍動相連坐一人犯吏則一村廢業邑里驚擾狗吠達旦方明深達

治體不拘文法闊畧苛細務存綱領州臺符攝卽時宣下緩民期
會展其辨舉郡縣監司不得妄出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此伍之
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克悉發倩士庶事旣寧息皆
使還本而屬所刻害或卽以補吏守宰不明與奪乖舛人事不至
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慎所宜雖服役十載亦一朝從理東
土至今稱詠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異其政有
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元嘉二年卒官年四十七
子惠連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相知賞事在靈運
傳本州辟主簿不就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
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世坐被徙廢塞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景
仁愛其才因言次白太祖臣小兒時便見世中有此文而論者云
是謝惠連其實非也太祖曰若如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爲司

南史伍作

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是時義康治東府城城壑中得古冢爲
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爲雪賦亦以高麗
見奇文章並傳於世十年卒時年三十七旣早亡且輕薄多尤累
故官位不顯無子弟惠宣竟陵王誕司徒從事中郎臨川內史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晉護軍將軍父歆驃騎諮議參軍
夷少自藻厲爲後進之美州辟主簿不就桓玄篡位以爲豫章王
文學義旗建高祖板爲鎮軍行參軍尋行大司馬琅邪王軍事轉
以公事免頃之復補主簿豫討桓玄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孟
祖建威府司馬中書侍郎中軍太尉從事中郎征西大將軍適規
長史南郡太守尋轉太尉諮議參軍領錄事遷長史入爲侍中大
司馬從府公北辟拜洛陽園陵進至潼關還領寧遠將軍琅邪內
史本州大中正高祖受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宋臺初

南史無受

建爲五兵尚書高祖受命轉掌度支出爲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以疾去職尋拜吏部尚書爲吳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害夷臨哭盡禮又以兄疾去官復爲丹陽尹吏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遷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和簡著稱出爲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病卒時年四十八遺命薄斂蔬奠務存儉約追贈前將軍本官如故子湛別有傳

史臣曰爲國之道食不如信立人之要先質後文士君子當以體正爲基蹈義爲本然後飾以藝能文以禮樂苟或難備不若文不足而質有餘也是以小心翼翼可祇事於上帝嗇夫喋喋終不離於虎圈江夷謝方明謝弘微王惠王球學義之美未足以成名而貞心雅體廷臣所罕及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信矣

宋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十三

魏川屯鳳崗
氏南向東

宋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十四

孔季恭

羊玄保

沈曇慶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名與高祖祖諱同故稱字祖愉晉車騎將軍父閭散騎常侍季恭始察郡孝廉功曹吏著作佐郎太子舍人鎮軍司馬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隆安五年於喪中被起建威將軍山陰令不就高祖東征孫恩屢至會稽季恭曲意禮接贍給甚厚高祖後討孫恩時桓玄篡形已著欲於山陰建義討之季恭以爲山陰去京邑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逆事彰豐成惡稔徐於京口圖之不憂不尅高祖亦謂爲然虞嘯父爲征

按孔裕一名若三

西報古閣

七

東將軍會稽內史季恭初求爲府司馬不得及帝定桓玄以季恭爲內史使齋封板拜授季恭相值季恭便舟夜還至卽叩扉告嘯父并令掃拂別齋卽便入郡嘯父本爲桓玄所授聞玄敗震懼開門請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日乃移季恭到任務存治實敕止浮華翦罰遊惰由是寇盜衰止境內肅清徵爲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不拜尋除侍中領本國中正徙琅邪王大司馬司馬尋出爲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右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督五郡諸軍征虜會稽內史修飾學校計課調習十年復爲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又讓不拜頃之除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常侍如故是歲高祖北伐季恭求從以爲太尉軍諮祭酒後將軍從平關

洛高祖爲相國又隨府遷宋臺初建命書以爲尚書令加散騎常侍又讓不受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辭讓累年終以不受永初三年薨時年七十六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子坐歷顯位侍中會稽太守坐小弟駕部郎道獲逼略良家子女白衣領郡元嘉二十七年卒官弟靈符元嘉末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尚書吏部郎世祖大明初自侍中爲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入爲丹陽尹山陰縣土境褊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鄞三縣界墾起湖田上使公卿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夫訓農脩本有國所同土著之民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從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耕起空荒無救災歉又緣湖居民魚鴨爲業及有

居肆理無樂徙尚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之尚書王瓚之顧凱之顏師伯嗣湘東王諱議曰富戶溫房無假遷業窮身寒室必應徙居葺宇疏臯產粒無待資公則公未易克課私則私卒難具生計既完禽功自息宜募亡叛通郵及與樂田者其往經創須粗脩立然後徙居侍中沈懷文王景文黃門侍郎劉敬邨顯議曰百姓雖不親農不無資生之路若驅以就田則坐相違奪且鄴等三縣去治竝遠既安之民忍徙他邑新垣未立舊居已毀去留兩困無以自資謂宜適任民情徙其所樂開宥通亡且令就業若審成腴壤然後議遷太常王玄謨議曰小民貧賤遠就荒疇去舊即新糧種俱闕習之既難勸之未易謂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賞申怠惰之罰光祿勳王昇之議曰遠廢之疇方翦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徒粗立徐行無晚上違議從其徙民竝成良業靈

南史糾作

南史淵作深下同

符自丹陽出為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圍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舍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為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荅對不實坐以免官後復舊官又為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太守如故慤實有材幹不存華飾每所蒞官政績修理前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為所讒構遣鞭殺之二子湛之淵之於都賜死太宗即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祿大夫淵之大明中為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民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經死值赦律父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值赦免刑補治江陵罵母母以之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毆傷及罵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罵母致死值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呢

詛法所不原。言之致盡，則理無可宥。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值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淵之議。吳免棄市。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尚書都官郎。父綏，中書侍郎。玄保起家楚臺太常博士，遭母憂，服闋，右將軍何無忌前將軍諸葛長民俱板爲參軍，竝不就。除臨安令。劉穆之舉爲高祖鎮軍參軍庫部郎。永世令復爲高祖太尉參軍，轉主簿。丹陽丞。少帝景平二年，入爲尚書右丞，轉左丞。司徒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明美朗識，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爲黃門侍郎。善弈，碁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爲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若獲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爲非宜。陳

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未有足以推存而樂爲此之也。今立殊制於事，爲苦。臣聞苦節不可貞，懼致流弊。昔龔遂譬民於亂，繩緩之，然後可理。黃霸以寬和爲用，不以嚴刻爲先。臣愚以謂單身逃役，便爲盡戶。今一人不測，坐者甚多。旣憚重負，各爲身計，牽挽逃竄，必致繁滋。又能禽獲叛身，類非謹惜。旣無堪能坐陵勞，吏名器虛假，所妨實多。將階級不足，供賞服勤，無以自勸。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爲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獨行一郡。民離憂患，其弊將甚。臣忝守所職，懼難遵用，致率管穴冒以陳聞。由此此制得停。玄保在郡一年，爲廷尉數月，遷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南東海太守，加輔國將軍。入爲都官尚書、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丹陽尹。會稽太守。又徙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祖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爲政。雖

無幹績而去後常見思不營財利處家儉薄太祖嘗曰人仕宦非
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元凶弒
立爲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尋加光祿大夫及世祖入討廟野多
南奔劭集群僚橫刀怒曰卿等便可去矣衆戰懼莫敢言玄保容
色不異徐曰臣以死奉朝劭乃解世祖卽位以爲散騎常侍領崇
憲衛尉尋遷金紫光祿大夫又以謹敬見知賜賚甚厚大明初進
位光祿大夫五年遷散騎常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
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八年卒時年九十四謚曰定子子
戎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玄保嘗云此兒必亡我家官至通直郎
與王僧達謗議時政賜死死後世祖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
禪之明以此上負上美其言戎二弟太祖竝賜名曰咸曰粲謂玄
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玄保旣善基而何尚之亦雅

好基吳郡褚胤年七歲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
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請曰胤弈基之妙超古冠今魏犇犯令以
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
人痛惜之玄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氣大明初爲尚書左丞時
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
不奉爨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
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寔害治之深弊爲政
所宜去絕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澤疆盜
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旣難遵理
與時施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
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常爨爨種養竹木雜果
爲林及陂湖江海魚梁鱸蟹場常加功脩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

一第二聽占山三項第三第四品二項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項
第七第八品一項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項皆依定格條上貲
薄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
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竝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
年壬辰之科從之益州刺史劉瑀先爲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
穆共事不平季穆爲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瑀於宏會瑀
出爲益州奪士人妻爲妾宏使羊希彈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
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間瑀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
瑀卽日到宏門奉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大明末爲
始安王子直征虜司馬黃門郎御史中丞泰始三年出爲寧朔將
軍廣州刺史希初請女夫鎮北中兵參軍蕭惠徽爲長史帶南海
太守太宗不許又請爲東莞太守希旣到鎮長史南海太守陸法

三與喪官希又請惠徽補任詔曰希昇門寒士累世無聞輕薄多豐
借而彰歷職徒以清刻一介擢授嶺南干上逞欲求訴不已可降號
拱野將軍初李萬周劉嗣祖籍畧廣州事在鄧琬傳太宗以萬周
爲步兵校尉加寧朔將軍權行廣州事希旣至而萬周等竝有異
圖希誅之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度
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攻州城司馬鄒嗣之拒之西門戰敗
朝亭拒戰軍敗見殺思道進攻州城司馬鄒嗣之拒之西門戰敗
又死希踰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府參軍鄒曼率數十人襲思道已
得入城力不敵又敗東莞太守蕭惠徽率郡文武千餘人攻思道
戰敗又見殺時龍驤將軍陳伯紹率軍伐俚還擊思道定之贈希
輔國將軍惠徽中書郎嗣之越騎校尉希子崇字伯遠尚書主客
郎丁母憂哀毀過禮及聞廣州亂卽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

頓伏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於是進路父葬畢不勝哀卒

沈曇慶吳興武康人侍中懷文從父兄也父發員外散騎侍郎早

卒吳興太守王韶之為之誄焉曇慶初辟主簿州從事西曹主簿

長沙王義欣後軍鎮軍主簿遭母憂哀毀致稱本縣令諸葛闡之

公解言上服釋復為主簿義欣又請為鎮軍記室參軍出為餘杭

令遷司徒主簿江夏王義恭太尉錄事參軍尚書右丞時歲有水

旱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民急太祖納其言而事不行領本邑中

正少府揚州治中從事史始興王濬衛軍長史元凶弒立世祖入

討劾遣曇慶還東募人安東將軍隨王誕收付永興縣獄久之被

原世祖踐祚除東海王曄撫軍長史人為尚書吏部郎江夏王義

恭大司馬長史南東海太守左衛將軍大明元年督徐兗二州及

秦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徐州刺史時殿中員外將軍裴景仁助成

傳梓作禕

彭城本俗人多悉戎荒事曇慶使撰秦記十卷叙符氏僭偽本末

其書傳於世明年復徵為左衛將軍加給事中領本州大中正三

年遷祠部尚書其年卒時年五十七追贈本官曇慶謹實清正所

莅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政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

者稱之

史臣曰江南之為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於外奉貢賦

內克府實止於荆揚二州自漢氏以來民戶彫耗荆楚四戰之地

五達之郊并邑殘亡萬不餘一也自元熙十一年馬休之外奔至

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

至餘糧栖蔽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既揚部分析境極江南

考之漢域淮丹陽會稽而已自晉氏遷流迄於太元之世百許年

中無風塵之警區城之內晏如也及孫恩寇亂殲亡事極自此以

馬休之上
或疑當有
任司字

至大明之季年踰六紀民戶繁育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克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而田家作苦役難利薄亘歲從務無或一日非農而經稅橫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莫不成出於此穰歲糶賤糶賤則稼苦饑季糶貴糶貴則商倍常平之議行於漢世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浸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未積旱成災雖敝同往因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興於中季遂切扶患或不至是若籠以平價則官民優議屈當時蓋由於此

宋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十四 終

宋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十五

臧燾

徐廣

傅隆

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爲鄉里所稱晉孝武帝太元中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亮二州刺史謝玄舉燾爲助教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官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

南史安帝祖母

宋書列傳

七

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
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廟又衛后既廢霍
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
二廟無配故耳夫漢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准陽秋考
官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
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
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頃之去官以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事
躬耕自業約已養親者十餘載父母喪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
服闋除臨沂令義旗建爲太學博士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
轉鎮南將軍高祖鎮京口與熹書曰頃學尚廢弛後進頽業衡門
之內清風輟響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
可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

軌然荆玉含寶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
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唯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邪想
復弘之參高祖中軍軍事入補尚書度支郎改掌祠部襲封高陵
侯時太廟鴟尾災熹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
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
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爲首古先哲
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
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循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
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
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有禱然後祭之此宗
廟之次親疎之序也鄭玄以爲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爲五
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周之祖宗何云去

祧爲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禮去祧則有壇墀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踈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屬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秦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爲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敬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旣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次居太祖於卑坐臣以爲非禮典之旨所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

旣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爲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爲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淵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爲之改築雖所秉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旣居群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爲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爾石室則藏於

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群言紛錯非臣卑淺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熹議竟未施行遷通直郎高祖鎮軍車騎中軍太尉諮議參軍高祖北伐關洛大司馬琅邪王同行除大司馬從事中郎總留府事義熙十四年除侍中元熙元年以脚疾去職高祖受命徵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冲約茅屋蔬餐不改其舊所得奉祿與親戚共之永初三季致仕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其季卒時季七十少帝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長子遂護軍司馬宜都太守少子綽太子中舍人新安太守遂長子湛之尚書都官郎烏程令湛之弟凝之學涉有當世才具與司空徐湛之為異常之交季少時與北地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為太祖所引見時上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凝

南史作事

之便干其語上因回與論之僧祐引凝之衣令止凝之大言謂僧

南史詞韻作徐韻

南史黃作寅字士若沈攸之上有

祐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正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反凝之詞辭銓序兼有理證上甚賞焉歷隨王誕後軍記室錄事欲以為青州其事不果遷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為元凶所殺子寅尚書主客郎徐羨之征西功曹為攸之盡節事在攸之傳凝之弟潭之亦有美譽太宗世歷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後廢帝元徽中為左民尚書卒官潭之弟澄之太子左積弩將軍元嘉二十七年領軍於盱眙為索虜所破見殺追贈通直郎綽子煥順帝昇明中為武昌太守沈攸之攻郢城煥棄郡赴之攸之敗伏誅傳僧祐祖父弘仁高祖外弟也以中表歷顯官征虜將軍南譙太守太常卿子邵員外散騎侍郎妻熹女也生僧祐有吏才再為山陰令甚有能名末世令長莫及亦以徐湛之黨為元凶所殺

南史民作

南史堯作
崩允作既

昭南史傳作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前衛率家
 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玄為州辟廣從事西曹
 又譙王司馬恬鎮北參軍晉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為秘書郎校書
 秘閣增置職僚轉員外散騎侍郎領校書如故隆安中尚書令王
 珣舉為祠部郎李太后薨廣議服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
 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
 故成風顯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
 且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
 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三年服從其議時會稽王世子元
 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竝執下官禮
 廣常為愧恨焉元顯引為中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玄輔政以為
 軍領記室封樂成縣五等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年尚

書奏曰臣聞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陽秋著乎魯史
 自皇代有造中興晉祀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
 朝玄風聖迹倏為疇古臣等參詳宜敕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詔
 曰先朝至德光被未著方策宜流風緬代永貽將來者也便敕撰
 集六年遷散騎常侍又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常侍時有風雹為
 災廣獻書高祖曰風雹變未必為災古之聖賢輒懼而修己所以
 興政化而降德教也嘗忝服事宿眷未忘思竭塵露率誠于習明
 公初建義旗臣復宗社神武應運信宿平夷且恭謙儉約虛心匪
 懈來蘇之化功用若神頃事故既多刑德並用戰功殷積報叙難
 盡萬機繁湊同應難速且小細煩密群下多懼又穀帛豐賤而民
 情不勸禁司互設而劫盜多有誠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未易炳

追思義熙之始如有不同何者好安願逸萬物之大趣習舊駭新
凡識所不免要當俯順群情抑揚隨俗則朝野歡泰具瞻允康矣
言無可採願矜其愚款之志又轉大司農領著作郎皆如故十二
年晉紀成凡四十六卷表上之遷秘書監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宮
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高祖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
流謝晦見之謂之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
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晉德實眷戀故主因更歔歔永初
元年詔曰秘書監徐廣學優行謹歷位恭肅可中散大夫廣上表
曰臣年時衰老朝敬永闕端居都邑徒增替怠臣墳墓在晉陵臣
又生長京口戀舊懷遠每增感慕心息道玄謬荷朝恩忝宰此邑
乞相隨之官歸終桑梓微志獲申殞沒無恨許之贈賜甚厚性好
讀書老猶不倦元嘉二年卒時年七十四答禮問百餘條用於

世廣子豁在良吏傳

傅隆字伯祚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咸晉司隸校尉曾祖暕司徒屬
父祖早亡隆少孤又無近屬單貧有學行不好交游義熙初年四
十始爲孟昶建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坐辭兼免復爲會稽征虜
參軍家在上虞及東歸便有終焉之志歷佐三軍首尾八年除給
事中尚書僕射丹陽尹徐羨之置威府以爲錄事參軍尋轉尚書
祠部郎丹陽丞入爲尚書左右丞以族弟亮爲僕射總服不得相
臨徙太子率更令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出補山陰令太祖
元嘉初除司徒右長史遷御史中丞當官而行甚得司直之體轉
司徒右長史時會稽剡縣民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亡遇赦王
有父母及息男稱息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之曰原夫禮
律之興蓋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墜非從地出也父子至親

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卽載之於趙雖云三世爲體猶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稱雖創巨痛深固無讎祖之義若稱可以殺趙趙當何以處載將父子孫祖互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咎繇立法之本旨也向使日磾之孫砥鋒挺鏑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碣旄侯何得流名百代以爲美談者哉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碁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旣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終身稱當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永絕事理固然也從之又出爲義興太守在郡有能名徵拜左民尚書坐正直受節假對人未至委出白衣領職尋轉太常十四年太祖以新撰禮論付隆使下意隆上表曰臣以下愚不涉師訓孤陋

墻靡識謬蒙詢逮愧懼流汗原夫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故用之家國君臣以之親用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夫妻以之義順用之鄉人友朋以之三益賓主以之敬讓所謂極乎天播乎地窮高遠測深厚莫尚於禮也其樂之五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微婉勸懲無不本乎禮而後立也其源遠流廣其體大而義精非夫叡哲大賢孰能明乎此哉況遭暴秦焚亡百不存一漢興始徵召故老搜集殘文其體例紕繆首尾脫落難可詳論幸高堂生頗識舊義諸儒各爲章句之說旣明不獨達所見不同或師資相傳共枝別幹故聞人二戴俱事後蒼儀已分異盧植鄭玄偕學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者未逮曩時而問難星繁克斥兼兩摛文列錦煥爛可觀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雜國典未一於四海家法參駁於縉紳誠宜考詳遠慮以定皇代之盛

禮者也伏惟陛下欽明玄聖同規唐虞疇咨四岳興言三禮而伯夷未登微臣竊位所以大懼負乘形神交惡者無忘夙夜矣而復猥克博採之數與聞爰發之求實無以仰酬聖旨萬分之一不敢廢黜謹率管穴所見五十二事上呈崑鄙荏浪伏用竦報明年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在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三

史臣曰選賢於野則治身業弘求士於朝則飾智風起六經奧遠方軌之正路百家淺末捷至之偏道漢世登士閭黨爲先崇本務學不尚浮詭然後可以俯拾青組顧茂籛金於是人厲從師之志家競專門之術藝重當時所居一旦成市黌舍暨啟著錄或至萬人是故仕以學成身由義立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家棄章句重異術又選賢進士不本鄉閭銓衡之寄任歸臺閣以一人

目究山川之險情實否臆斷萬不值一由是仕憑借譽學非爲已崇詭遇之巧速鄙視駕之遲難士自此委筭植經各從所務早往晏退以取世資庠序黌校之士傳經聚徒之業自黃初至于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失高祖受命議創國學宮車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獲克就雅風盛烈未及曩時而濟濟焉頗有前王之遺典天子鸞旗警蹕清道而臨學館儲后冕旒黻北面而禮先師後生所不嘗聞黃髮未之前覩亦一代之盛也臧燾徐廣傳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並服膺聖哲不爲雅俗推移立名於世宜矣潁川庾蔚之鴈門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內向琰會稽賀道養皆託志經書見稱於後學蔚之略解禮記并注賀循喪服行於世云

休之可承天雷穴宗並期聖哲不為難於難立各效其美
對坐視不嘗聞黃髮未之前踏亦一升之盛也然靈翁劉劉斐
典天子鸞輿警輦前而朝學於前司長於前北而而顯夫刑
千六嘉甫蘇京涼郵風盜際未及曩報而齊齊醜育龍王之貴
百翁年中謝楚盡天高師受命蕭陰園學宮車早吳龍未及計以
吳恩以死甘資率不覺錄之士軒梁封之業自黃師至于晉末
崇前恩之江表漏蘇然之數謀士自北齊晉師登谷於視前早封
自突山川之劍前其各亂潤萬不血一由長甘惠前學學非為日

宋史卷五十六

列傳第十六

謝瞻

孔琳之

謝瞻字宣遠一名檐字通遠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暉第三兄也年
六歲能屬文為紫石英讚果然詩當時才士莫不歎異初為桓偉
安西參軍楚臺秘書郎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紀兄弟事之同
於至親劉弟柳為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解職隨從為柳建威
長史尋為高祖鎮軍琅琊王大司馬參軍轉主簿安成相中書侍
郎宋國中書黃門侍郎相國從事中郎弟暉時為宋臺右衛權遇
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暉
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退為業不願干豫時事

謝川老圖
氏閣圖用甫

南史與從叔玘族弟

靈運相抗

南史使便

南史殿作

交游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高祖以瞻為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為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陳說以為笑戲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不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為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訴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高祖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婿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為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啟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勵為國為家遂卒時年三十五瞻善於文章辭采之美與族叔昆弟靈運相抗靈運

父奐無才能為秘書郎早年而亡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寺共遊戲使瞻與靈運登車使商較人物瞻謂之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弟瞻字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疾晨昏溫清和藥捧膳不闕一時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為母病畏驚微踐過甚一家尊卑感瞻至性咸納屢而行屏氣而語如此者十餘年初為州主簿中軍行參軍太子舍人俄遷秘書丞自以兄居權貴已蒙超擢固辭不就徐孝之請為司空長史黃門郎元嘉三年從坐伏誅時年三十一有詔宥其子世平又早卒無後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祖沈晉丞相掾父殿光祿大夫琳之彊正有志力好文義解音律能彈碁妙善草隸郡命主簿不就後

辟本國常待輕之尉桓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於爲錢則是妨其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四民各肆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克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敝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民競蘊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克資魏世所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至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今括囊天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克衍或糧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

南史毀作煩
南史無蘊

南史三作四

棄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饑困此斷錢之立敝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爲貧用穀之處不爲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三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精力達治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民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昔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因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便自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荐及飢寒未振寔此之由公旣援而拯之大革

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民時各順其業遊蕩知反務
末自休固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
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爲唐
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旣異致化寔同寬猛相濟惟變所適書
曰刑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
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省踊貴之尤此
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
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
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邪期于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
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
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悵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群之
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

之生誠爲輕法然人情慎顯而輕昧忽遠而驚近是以盤孟有銘
韋弦作佩況在小人尤其所惑或目所不覩則忽而不戒日斲于
前則驚心駭矚由此言之重之不必不傷輕之不必不懼而可以
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旣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爲先
屢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依舊
制豈曰允中貴獻管穴玄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
知遷楚臺員外散騎侍郎遭母憂去職服闋除司徒左西掾以父
致仕自解時司馬休之爲會稽內史後將軍仍以琳之爲長史父
憂去官服闋補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史所居著績
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修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
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辯章官
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

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群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為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眾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准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寶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眾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禪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柏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于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武遵先典釐革後謬况復兼以游費寔為

民患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謹遵先典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又曰昔事故飢荒米穀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于今一倍綿絹既貴蠶業者滋雖勲厲兼倍而貴猶不息愚謂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正用鎧而已至於袍襖襠襠必俟戰陣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羅使命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唯一府眾軍皆然綿帛易敗勢不支久又晝以禦寒夜以寢臥曾未周年便自敗裂每緣繅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勲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由於斯私服為之難貴官庫為之空盡愚謂若待衛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給仗不煩鎧襖用之既簡則其價自降又曰

夫不恥惡食唯君子能之肴饌尚奢爲日久矣今雖改張是弘而此風未革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適口之外皆爲說目之費富者以之示夸貧者爲之單產衆所同鄙而莫能獨異愚謂宜粗爲其品使奢儉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貶黜則德儉之化不日而流遷尚書吏部郎義熙六年高祖領平西將軍以爲長史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又除高祖平北征西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出爲吳興太守公事免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曰臣聞事上以奉憲爲恭臨下以威嚴爲整然後朝典惟明在衆必肅斯道或替則憲綱其頽臣以今月七日預皇太子正會會畢車去并猥臣停門待闕有何人乘馬當臣車前收捕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諮審欲錄每有公事臣常慮有紛紜語令勿問而何人獨罵不止臣乃使錄何人不肯

南史撓作撓

馬連叫大喚有兩威儀走來擊臣收捕尚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手力擊臣下人宗云中丞何得行凶敢錄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儀悉皆縛取臣敕下人一不得鬪凶勢軒張有頃乃散又有群人就臣車側錄收捕樊馬子牙行築馬子頓伏不能還臺臣自錄非本無對校而宗敢乘勢凶恣篡奪罪身尚書令臣羨之與臣列車紛紜若此或云羨之不禁或云羨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旣乖國憲禁而不止又不經通陵犯監司凶聲彰赫容縱宗等曾無糾問虧損國威無大臣之體不有準繩風裁何寄羨之內居朝右外司輦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肅是風軌致使宇下縱肆凌暴憲司凶赫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已有短垣而自踰之又宗爲篡奪之主縱不糾問二三虧違宜有裁貶請免羨之所居官以公還第宗等篡奪之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檢處詔曰

小人難可檢御司空無所問餘如奏羨之任居朝端不欲以犯憲
未物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治中羨之使璩之解釋
琳之停寢其事琳之不許璩之固陳琳之謂曰我觸忤宰相正當
罪止一身爾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
禁高祖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又領本州大中正遷祠部尚
書不治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時年五十五追贈太常子邈
有父風官至揚州治中從事史邈子覬別有傳覬弟道存世祖大
明中歷黃門吏部郎臨海王子項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
勛建僞號爲侍中行雍州事事敗自殺

史臣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爲民天是以九棘播於
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民未離情嗜踈寡奉生瞻已事有易周
一夫躬稼則餘食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

濟乏龜貝之益爲功益輕而事有譌變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穡
人去而從商商于事逸末業流而浸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
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罽文
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兼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稔之資饑凶
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
世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
非此莫由夫千匹爲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
使未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庫盈朽貫而高
廩未克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
寄旦夕無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僞還淳反古
抵璧幽峰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縑粟羨溢
同於水火旣而湯滌園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于後比屋稱

仁豈伊唐世桓玄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觀其末而不統其
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

非此莫由夫千以... 其盡亦已... 又越田家之... 軍旅不替翼天... 於是競外... 人去而... 齊之離具之... 為其益... 而事有... 變到... 外... 苦... 辭

